

錢志純 著

哲學宗教與中國文化

輔仁大學出版社印行



錢志純 著

哲學宗教與中國文化

輔仁大學出版社印行

輔仁大學研究叢書(15)

定價：新台幣壹佰貳拾元

## 哲學宗教與中國文化

作者：錢志純

發行人：羅光

出版者：輔仁大學出版社

地址：台北縣新莊市中正路五一〇號

電話：九〇三一一一二一一二二二七

印刷者：飛燕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林森北路五十號七〇四室

電話：五二一一六五一七

版權印翻  
有所必究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三二一號  
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六月三十日初版

# 序

中國的危機，大家終於認出是文化的危機。近一個多世紀以來，中國文化遭到西方文明的衝擊，由於一時不知所措，抓不到應變的重心，使中國社會淪於迷惘不安。起初，人們總以為這不安的現象，是由於經濟落後，政治落後，尤其是科學不發達的緣故。但是，在經過一連串的經濟上、政治上、尤其是科學上的努力與改革之後，終於發覺中國問題的真正原因，並不在於經濟、政治及科學的落後，而是在於中國本位文化的淪喪與迷失，尤其是我們失去了固有的天道思想！

原來，經濟落後，政治不修明及科學不發達，並不一定導致社會的劇變與不安，至少這些不是主要的原因。這點我們可以從共產社會主義控制下的國家獲得佐證。目前，世界上淪於共產社會主義統治下的國家，沒有一個不是貧窮的，人民的生活不僅不自由，且經常籠罩著秘密警察的恐怖陰影。他們的科學及工業，皆遠不如西歐民主國家，蘇俄亦不例外，雖然後者的軍事設備，可與歐美諸國抗衡。儘管事實如此，然而三十多年來，只有看見民主的國家淪為共產社會主義的奴隸，却不會看見一個共產社會主義控制下的國家，成功地推翻共產暴政，加入民主陣容！此外，雖然自由世界享有空前的經濟繁榮，人民擁有各種自由及權利，然而社會却因此而平安！

這說明社會不安的原因，實超越了經濟貧乏、政治獨裁、科學落後等因素。換言之，社會不安的真正原因，應是文化的問題，哲學的問題，以及最根本的宗教問題。是以中國社會的安定及中國的未來，

有繫於中國文化的自覺與抉擇。而中國文化之抉擇又有繫於更基本的哲學及天道思想的自覺與復興，因為哲學與宗教乃文化的靈魂。如果我們不能把中國的哲學思想帶上正道，開展到神聖的天道境界，則中國文化不僅不能發展，且勢必退化而至枯竭。由是中國人不能安心立命，社會將繼續動盪不安，中國亦無法在國際上站起來，擠身於國際政治舞台。總之，中國的文化、哲學及宗教問題，實在是我民族的生命問題、生存問題，實在太重要了。

這是近年來我一再思考這個問題的理由。因此，先總統 蔣公最後喊出復興中國文化，糾正其以前的七分軍事三分政治，及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反共政策，真是一語道破了救國救民之道。他批評五四運動帶給中國的災害，同樣的批評亦可在方東美先生及唐君毅先生的言論中看到，但沒有一個人能像先總統一般地強調宗教之重要，他說「人生不可無宗教信仰」。

中國文化原是健全的人文文化，敬天愛人，充滿天道及道德的精神。中庸說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」，說出了人道之根爲天道。大學說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，在親民，在止於至善」，指出己立立人、己達達人之人道，在於愛人。論語更指出是行仁，所謂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且要「學而時習之」。是以忽略或不重視道德與宗教精神的人，是不能與談中國文化的。

最近，索忍尼辛先生在倫敦發表演說，警告目前最大的禍患不是共產社會主義，而是忘記天主及無神論的主張。他說「人類意識已失去其神聖性，其缺失乃是本世紀一切重大罪行的一個決定性因素。」又說「對於上帝的憎恨乃是馬克斯哲學的主要驅力，它比他們的一切政治和經濟上的說辭更爲根本」。他說出了我多年闕在心中、不吐不快的話。

我升神父已有三十年了，在輔大教書也有二十年了。如果加上在台北市吉林路的哲學研究所的二年，則有二十二年了。這本論集，是收集這些年來的一些論文，共二十二篇。其中，一至二篇是對孔子思想的研究。三至七篇是對中國文化發展的思考，尤其是對先總統 蔣公思想的反省部份，指出了宗教因素的重要性，舉凡研究 蔣公思想者，不難發現此一事實， 蔣公此舉，實為中國之幸。第八篇是翻譯作品，因為他亦是我多年研究的目標，同時亦為紀念原作者，故亦錄入。九至十一篇是有關西洋哲學的研究。十二至二十二篇是有關哲學教育的反省，大都為輔大學生而作。以上二十二篇論文，我決意把它們出版，獻給我的教友及學生，他們猶如我的兄弟，我的朋友，他們知道我是誠心誠意希望他們敬天愛人，愛國家愛教會，使中國文化固有的道德及宗教精神，在他們身上得以宏揚光大。

本論文集之出版，得力於我的學生們，尤其張家煥博士的耐心收集、編纂、校對等，及輔仁出版社之贊助，特此申謝。

## 錢 志 純 識

中華民國七十二年聖母月

事事感謝：這就是天主在基督

耶穌內對你們所有的旨意。

(錄自聖保祿致得撒洛尼前書)

第四章第十八節)

# 目 錄

序

一、君子——孔子的倫理中心思想.....	一
二、孔子倫理哲學的限度與可能之進展.....	一五
三、天主教與中國文化.....	二一
四、天主教與中華文化復興.....	二九
五、中國文化的展望.....	四一
六、蔣總統的精神基礎與中華文化之發展.....	五〇
七、蔣公的代表人.....	七八
八、聖多瑪斯哲學與中國.....	八九
九、形而上學述要.....	九九
十、休默與康德.....	一〇八
十一、羅素名學及名實問題.....	一二七
十二、一個永久的理想.....	一四〇
十三、今後哲學的展望.....	一四三
十四、大學之道.....	一四八

十五、問題與學問	一五一
十六、亟需良好哲學教育	一五四
十七、大學哲學教育之檢討	一五九
十八、輔仁大學哲學系的理想	一六四
十九、再爲輔大哲學系所說幾句話	一六六
二十、無形勝有形	一八〇
二十一、認識時兆	一八三
二十二、人生的目的	一八六

# 君子——孔子的倫理中心思想

「子曰：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？」

(學而)

論語一書的編撰，沒有循固定的標準，也沒有依歷史的先後次序，更沒有根據內容而區分。那麼編者爲什麼獨把這句話揭之書首，想必不是完全出於偶然，反之，此舉或者含有深長的意味。我們以爲，它是在暗示著孔子的教育目的，是在勸人追求君子的理想人格，攀登完人的境界。

「子曰：文莫吾猶人也，躬行君子，則我未之有得。」(述而)

「子曰：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，得見君子者，斯可矣。」(述而)

「子曰：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，抑爲之不厭，誨人不倦，則可謂云爾已矣。」(述而)

所謂「爲之不厭」，即努力成聖成仁的工夫，也就是做一個君子的特徵。由上所引三章話，可見孔

子一生在力行君子，而其諄諄勸導弟子者，亦不過努力實現君子的理想。

孔子思想中的君子，除了上述特徵之外，還指出他是和小人對立的：

「子謂子夏曰：女爲君子儒，無爲小人儒。」（雍也）

但這裏所說的君子與小人之間的區別，不在於一者是富貴，一者是貧賤；或者一者是博學多聞，一者是才學疏淺，而是德行方面的區別，尤其是在義上。義與仁相通，皆指完美的人格，是君子處身立世的準則。小人反是，只有滿腹私心，毫無仁義可言。

「子曰：君子之於天下也，無適也，無莫也，義之與比。」（里仁）

「子曰：君子懷德，小人懷土，君子懷刑，小人懷惠。」（里仁）

「德」和「刑」是指義，爲君子所不能忘懷者；「土」與「惠」是指俸祿財帛，爲小人流連不捨之物。因此以一個人是否能安貧樂道，來做爲君子或小人的鑑別，未嘗不是一個可行的方法：

「……在陳絕糧，從者病，莫能興，子路慍見曰：君子亦有窮乎？子曰：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」（衛靈公）

前所言：義字與仁字相通，可由下面所引的論語章句看出：

「子曰：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」（憲問）

「君子去仁惡乎成名，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。」（里仁）

不以年齡、爵祿作爲君子的取捨，而代以德行的繩準，是孔子在我國傳統思想史上，帶來了一個偉大的紀元。蓋君子一詞，在古經書中屢見不鮮，尤其是在詩經上時常提及，但其中所謂的君子則專指王

侯將相貴族之類，即指出身顯貴的人，而與他的道德修養無關，所以那時一位有德行的人，並不因此就能被稱爲君子。這裏有一點需要注意的，在論語中我們有幾次發現被稱爲君子者是王侯貴族，我們必須知道，就是在這光景，孔子還是沒有忽略他們的道德修養。

「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風必偃。」（顏淵）

如「子路問君子，子曰：脩己以敬，曰：如斯而已乎？曰：脩己以安人。曰：如斯而已乎？曰：脩己以安百姓，脩己以安百姓，堯舜其猶病諸。」（憲問）

在最後所引的一章中，孔子認爲君子必須修身。而根據一人所有的道德，和他對社會的影響能力來區分君子爲三級，最後一級是聖人，（參閱論語、雍也篇）是王者所能抵達的最高人格典型。故以堯舜之覺得困難，來說明安百姓之境界超越人倫。

孔子的思想，有類柏拉圖理想國中，哲人應是統治階級的構想，他以爲一位統治者應當是一位君子，而一位有道德修養的君子，亦應當成爲人君人師，而以他們的道德文章感化天下衆生。不過孔子注重君子人格的完美，即使當時習慣上稱爲人君或人師者爲君子，他亦要求他們有完美的道德。

此外，孔子在不同的場合，回答弟子的問題時，曾指出君子的其他特徵，如「先行後言」、「寡言」，因爲君子常是自卑自牧，不好大喜功，怕自己言行不能相稱，尤其恥於言過於實，所以難言。

「子貢問君子。子曰：先行其言，而後從之。」（爲政）

「司馬牛問仁。子曰：仁者其言也訥。曰：其言也訥，斯謂之仁矣乎？子曰：爲之難，言之得無訥乎？」（顏淵）

君子尚有其他二特徵，即不憂不懼。

「司馬牛問君子。子曰：君子不憂不懼。」（顏淵）

在別處上又載說：

「子曰：君子道者三，我無能焉，仁者不憂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懼。」（憲問）

這不憂不懼，原來就是仁，不但問心無愧，而且胸有成竹，理直氣壯，是修養到家的標記：

「子曰：知者不惑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。」（子罕）

「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」（憲問）

孔子雖未定義君子，但常常強調德行，雖然，一位標準的君子，只有那些具備仁、智、勇及文者，堪以當之，可是這並不是說實際上有了完備的大仁大義，才堪配稱君子，因為這顯然是不太可能。所以一個人沒有上述的條件，只要他能夠誠心誠意地追求大仁大義，亦不失其爲君子。

「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孝弟也者，其爲仁之本與？」（學而）

「子曰：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謂好學也已。」（學而）

孝弟爲仁之本，即是行仁之發端，而所謂好學指學禮，是初步道學的工夫，既然孝弟及好學者稱爲君子，就是說明只要你肯在道學上努力，不管造就如何，即爲君子。由此可見君子一詞在孔子思想中伸縮性很大，包括仁的各階段，這些階段雖各有不同的專有名稱，但一概以君子稱呼他們，也不相悖。爲了更能明瞭君子的涵義，及對君子觀念有更確切的說明，我想把論語中的各種人格典型，作一簡

單的研究，這種典型至少有九個：即大人、聖人、善人、仁人、成人、有恒者、至德者、士和賢人。

## 一、大 人

大人似乎是人格之極致，因為孔子這樣說：

「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、畏大人、畏聖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狎大人，侮聖人之言。」（季氏）

論語只有在季氏這一章中提到大人，看他的語氣，大人似乎在聖人之上，因為孔子把他放在天命之後，聖人之前。單憑論語我們雖然不能確實知道大人的人格和聖人的人格的差別，但說他是優於聖人，大概是事實，這我們可以從易經上獲悉。

「利見大人，君德也。」（易，文言）

「夫大人者，與天地合其德，與日月合其明，與四時合其序，與鬼神合其吉凶。」（易，文言）

可見大人是天人合一的境界，而且他還是有德有位的人。

## 二、聖 人

大人之後有聖人，他是我們實際上所能認識的最高人格，遠超過一般的君子的人格。孟子曰：「聖人倫之至也。」（離婁上）聖人是孔子所最樂於稱道的人格，他把大人輕輕地略過，或許是有用意的

，就是他要把人格完全以道德爲標準，把身份地位撇開。

「子貢曰：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，得見君子，斯可矣。」（述而）

「子貢曰：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？可謂仁乎？子曰：何事於仁，必也聖乎？堯舜其猶病諸。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」（雍也）

聖人雖然不得多見，但不是沒有。由上章文字看來，聖人的特徵是「博施」與「濟衆」，能做到裨益廣大群衆，而仁者以「達人」、「立人」之方策來「達己」、「立己」而已，談不到實際上的「博施」與「濟衆」的境界，所以聖人的道德齊備，但是聖人怎樣到達這完美的境界呢？

「子游曰：子夏之門人小子，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，抑末也，本之則無。如之何？子夏聞之曰：噫！言游過矣，君子之道孰先傳焉，孰後倦焉，譬諸草木，區以別矣，君子之道焉可誣也，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。」（子張）

由上章所敍，我們認爲聖人之仁德具備，不是修練而得的，而是生來就具備的；至少就孔子在論語中的話，我們可以說聖人之智、仁諸德乃是天生，君子則是修己得仁，這是聖人同君子的差別之一。

「孔子曰：生而知之者上也，學而知之者次也，困而學之者又次也。」（季氏）  
正因爲聖人生來就有知有仁，所以能爲君子的表率，是仁德的具體表現。

### 三、善人

善人的人格，亦超過一般所謂的君子。

「子曰：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，得見有恒者，斯可矣。」（述而）

所謂「有恒者」，即孜孜修身克己的君子，按孔子在論語上的語氣，善人除了具有仁德之外，他在社會中應當是站在領導地位。

「子曰：善人爲邦百年，亦可以勝殘去殺矣，誠哉是言也。」（子路）

聖人亦有爲一國之首者，但善人的人格則比聖人的爲低。

「子張問善人之道，子曰：不踐迹，亦不入於室。」（先進）

孔子這樣說明善人，指出他不與小人同流合污，但還不及聖人之能升仁之堂入仁之室。

## 四、仁人

仁人之人格亦高乎君子，因爲君子是致力於仁學，在仁道上學步，而仁人則已有所造就，而且非一般人所能望及。

「子曰：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，抑爲之不厭，誨之不倦，則可謂云爾已矣。」（述而）

此外，仁人的德行超過君子，亦可由孔子的態度上看出，他不輕易許人以仁，在他的弟子中，只有稱顏回爲仁。

「子曰：我未見好仁者。」（里仁）

「子曰：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，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。」（雍也）

但是仁人的人格低於聖人，這可以從上文看出，下面的話也值得注意。

「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」（雍也）

仁者不必是一位顯官要員，既沒有登到人格之高峯，也沒有到達為萬民師表的程度，但能推己及人，利己利人。

## 五、成 人

一位真正的君子，未必就是成人，而一位成人，則必然是君子，成人到底是怎樣的呢？請看孔子這樣回答子路的問題：

「若臧武仲之知，公綽之不欲，卞莊子之勇，冉求之藝，文之以禮樂，亦可以為成人矣。」（憲問）

我們已經說了，知、不欲（不自私，即仁）和勇，是君子的三樣基本德行：

「子曰：君子道者三，我無能焉，仁者不憂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懼。子貢曰：夫子自道也。」（憲問）

大體上，成人與君子相當，孔子又說：

「今之成人者何必然，見利思義，見危授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亦可以為成人矣。」（憲問）

「見利思義」，就是說「君子義以為質」，「見危授命」是指君子之勇於負責，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」，是「言而有信」，所謂「君子義以為質……信以為成之」（衛靈公），我們說大體上，成人與君